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元豐類稿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豐類稿選本序

南豐元豐類稿。韓維爲公神道碑。言有續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南渡後散佚不傳。今存者爲成化六年本。得五十卷而已。兵燹之餘。名著散落者。寧止一南豐。幸南豐之文爲萬古不可浸滅者。則區區此五十卷之存。亦若有鬼神呵護焉。南豐文長於說理。或云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余則謂二程之學醇。而文字不能與韓歐追逐。惟南豐獨理精深。故行文大有條貫。如學記諸篇。均能見孔顏大處。凡文字不由經籍溯源而出。未有不流於雜家者。振奇怪特。逞其臆說。於世奚當。矧又爲語體之文。以誤後進。壅窒其通經學古之道。造孽乃無涯量。壬戌夏。余大病。經秋始愈。齋居無事。取南豐文之醇而近理者。編爲是集。凡制誥劄子。一無所取。

亦徇時好而已。閩縣林紓序

元豐類稿選本目錄

元豐類稿選本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倣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倣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

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有千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宗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論文格可云高絕論持議亦可云偉絕言稱先王未言先王所以勝於太宗處只據先王虛號駁他不是極力求高而轉涉泛惟讀者須看其論貞觀政要佳處語語屬實名爲唐論眞

能論到太宗著力處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況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

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此書似專爲崇政殿說書請坐講而發。子固學術原與二程不同。且微有文人結習。然言之亦不爲無理

書魏鄭公傳後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君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

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於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歟。曰。焚稿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稿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衺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通篇主腦在其書存也四字魏徵以諫諍事付史官卽欲存其事以示天下萬世表太宗有納諫之美未必全爲好名起見此意卻無人道出文處處提出書字眼目極清關顧極密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餘澤旣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尙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其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向之說苑新序所摭周末事多有出國策之外者想國策決非全書零星散見於他帙爲向所采摭者言未必精然其書多爲唐宋以下所未見特古書之尺鱗片爪而已以學統道歸責之相去遠矣至謂揚雄爲知道亦狃於一偏之見揚雄蓋能論道非以身體道之人南豐此文正則正矣然尙非深入腠理之言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敍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敍。又

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衞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

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釆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考訂之詳密固是古人用心精處與讀者無關也此文扼要語是顧利冒恥皆以家自累之故不惟古昔爲然今日不如是耶邪侈之習因時而靡今日婦女不惟邪侈且相習以淫亂以爲文明尤更生所痛心者也豈忍道哉豈忍道哉名爲學問之士讀之能毋寒心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來。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

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與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繫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

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尙。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繋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故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人之所未病不必改人之所既病不必因人之所好但爲之節而不能變然則尙何復古之云文至此無可翻身，則下一斷語曰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意字包羅最廣凡不詭於正者皆可謂之禮意文所謂不至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固已合乎先王之意所謂拂勢駭情似斥荆公之行新法而言荆公之新法卽自謂爲古法然貌襲而意實悖南豐用一意字最活

勁亦最平正通篇均學古有得之言不似荊公之執拗而拘局也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

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校編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舍倫常外安得有道道在雖百變其法皆屬良法苟不以道雖有極繁密之法亦適爲羣小所利用若今日之言法律者蓄蛇蝎之心而吐仁義之言誰則信之痛惡策士且不加以掊擊但從本根立論而策士之伎倆不攻自破固屬有見之談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世。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

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子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南豐推重偉長過於更生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刋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

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常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

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致堯。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

爲人子孫述其父祖之行能語自有體此爲集序推演宦蹟卻無十分火色自是經心文字

王深甫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

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眞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旣卒矣。

深甫固有才一經南豐推重加以悼惜文字尤有光色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旣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鄒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尙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

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於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者。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甫已爲之銘。而集其數萬言者。屬予爲敍。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觀其時時用複筆便悉其行文非直頭布袋也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爲百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與文學猶爲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餘年。天下文

韋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濱於泯滅。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册。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歲之日不爲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爲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滅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姿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揜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古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元年

文之幹柱在才難二字卻說得悲慨淋漓爲懷才不遇者吐氣然仍以平心靜氣出之自成爲南豐之文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爲撫州司法參軍。予爲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寢。得嬰兒禿禿之遺骸葬之。予爲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予問理學。爲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爲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爲袁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爲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予序之。予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爲予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爲甚強。自待爲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揜之。姑爲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丱。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予其能不老乎。既爲之評其文而序之。又辱道其父子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予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予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結處大有姿致

齊州雜詩序

齊故爲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予之疲駑來爲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

撫其善良未期，閻閻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邃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菱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爲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予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予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於此邦也。故刻之石而並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輕鬆不著力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祕閣讀書，遂賜名命，入翰林爲學士。眞宗特寵待之，每進見勞問，及所以任屬之者，羣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爲仁宗。公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頌銘碑制詔册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眞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修封禪，及后土山川老子諸祠，以報禮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妙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爲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見公應於外者之不窮，而不知公之得於內者深也。及得公

所爲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四篇。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迺知公於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繹。而於三材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此公之書所以爲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予序。予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爲之論次以爲公書諸首。

莊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驟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

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

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尋常聽琴一題目在文宜韻而子固稱先則古發出滔滔之論此特借題成一篇有關世道人心之文字不善學者學之卽成迂腐讀者須看其將難易二字翻騰敍有驅駕文字之工夫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不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

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予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覩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欲其不久於外是諸友之意知純老非久於外是予固之意此二語為通篇主腦其餘皆屬波瀾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耶。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

矣。使生持吾言而往，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並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滿懷牢騷借他迂闊二字以爲發展地步極論迂闊之累人忽爾將迂闊二字納入古道死中得生乃發無數異彩固能以巧服人者也

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爲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豗蝎虎豹之孳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篋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尙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嘆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

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衡冒之廣。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於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菓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序。

將自適遠與內地分服官之難易苦樂意只平平而結搆自勝

送劉希聲序

東明劉希聲來臨川。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其行亦然。其久益堅。其讀書爲辭章日盛。從予

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汴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以告子。子也。一趨焉。而不息。至乎爾也。苟爲一從焉。一違焉。雖不息。決不至也。子也好問。聖人之道亦如是而已矣。五月四日序。

要言不煩

送趙宏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鎭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况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發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斲力勝

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日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書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通篇重一明字明字即致吾信義耳以襲遂翟之能形楊旻翟之不能均前載所有於潭事了了然見撫兵者之不如信義也累用波折之筆愈發明得透徹無遺較以蘇家議論斷無火色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爲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爲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爲立異。爲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

也。州爲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爲立異邪。其孰爲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既其政之缺。不過室於嘆。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爲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爲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爲從事乃爾。爲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爲政也。汀誠爲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以送之。

中有逆折之筆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開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

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偕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予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予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才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爲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爲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爲道豈不約且明。其爲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亦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爲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

則反復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爲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予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予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其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爲吏者也。

舉人才之不足恃猶求柴胡於沮澤也累歲將不得一子固原本庠序自是正論亦信古太深之說今所送之丁令君其人亦來自庠序乎前半作掀天之波瀾及收到本位其人與庠序無著若在韓歐固萬萬不肯爲此泛論也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飇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

醨矣。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績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尙不識其所爲。而況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儔能救而振之乎。衆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蹐駁於其間。眞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摧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攑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衆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

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於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粗可以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是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帙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干浼清重。悚仄悚仄。不宜。鞏再拜。

歐公當日所以能傾動一時不惟蓄道德亦以文章重也子固高瞻遠矚目中無人一見歐公自然五體投地觀文中雖盛推孔子其究仍歸重退之則其意旨可知矣文氣絕盛然停頓處極舒徐故不生哮喘之病善於文者固善於停頓也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

其志。而有爲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背。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從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爲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于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始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梗化。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己之治亂得

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爲何如。不宣。鞏再拜。

通篇扼要語在不宜操切不宜偏聽已抉透臨川一生病痛臨川欲新法之必行卽操切也任呂惠卿李定諸人卽偏聽也文委婉商確無一激語把臨川病痛歷歷道出勸戒朋友之書可云絕作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大夫人大祥。於鄞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甫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甫之歿。尤可爲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確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甫書足以徵其言。是乃稱深甫以未成之材

而著書。與夫本意遠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鞏嘗爲介甫言。亦有此意。顧不能自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因得商確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恐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祿以藥時日。爲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勗其所未及。蓋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諭洩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爾。今介甫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尙且留在懷仁。覩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鞏啓上。

議論頗綿細可味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

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爲無窮。極小之爲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爲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旣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閒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甚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閎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閤下也。故閤下常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閤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閤下獨曰非者及其旣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閤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鞏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

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竊以得其所難得者。此鞏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鞏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鞏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鞏不敢爲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鞏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敍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貴要書能自占身分如此南豐自是有風骨中間論范公之宏識卻非側媚之詞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爲事。二曰急裕民之爲事。三曰急力行之爲事。一曰急聽賢之爲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爲也。苟有爲猶膏肓之不治。譬瘺痹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請試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後可以有爲也。其爲計雖遲。其成大效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

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爲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顯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爲之。則如勿爲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愁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爲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爲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殫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爲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肆武。遐入而爲衞。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爲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爲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爲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爲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爲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

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賅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爲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盡矣。書下之日。戾夫懼。怠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尙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顯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夫謂之恥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是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累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下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耶。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學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爲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鄰鬭。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況望於先生。師仰已久。不宜有朋是以忘其賤而言也。

顧賜之采擇。以其意少施焉。鞏閒居江南。所爲文。無愧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況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棄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揚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長之鐫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與夜而息。欲須臾慽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爲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賚其子孫。則幸甚幸甚。鞏再拜。

南豐心服六一故所上書咸極意爲之動必摹古無一語涉於凡近然亦頗近晦終不如謝爲大父銘墓一書作止進退勞揣昌黎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並。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

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襃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

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宜。鞏再拜。

韓文祭鰐用兩況字一縱一收此文疊用兩況字蓋襲韓文而變化之況其子孫是應有之感激況鞏也是自承能文故感激尤深此文詳批已見他選可取而參看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婦女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

相去若弈棊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譸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紿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漶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視邑人者。必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將一片教民勵俗之心於浮屠記中傾吐都盡借題發揮其描寫勤生嗇施薄義喜爭處窮形盡相到底不懈一歸到道常身上把不嗇不爭略略一點染卽已見得此等移風易俗事

萬非僧徒所能做到文字之刻露靈警妙不可言

禿禿記

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期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收租米趨歸。捽挽至廡下。出偽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於州。不直。周氏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使祝應言為覆周氏。引產子為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搤其咽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為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

磚爲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異於禽獸夷狄也。獸禽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哉。買石刻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事迹近小說爲之文者易近獄辭乃禿禿之枉不明則所爲文又斷斷非獄辭之比文瑣瑣碎碎曲曲折折出之似與漢書趙皇后傳史記翁須傳爲近善於古者固不患難題也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搆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旣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搆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遊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

遊之賓客尙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四年八月十五日記。

寫景寫情幷而爲一固屬簡便末一段俯仰夷猶純是歐公意所欲言之隱能描畫而出又不盡摹仿歐公所以爲佳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之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

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肢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寢飲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

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翕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需。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原本經術衷之以理學之言語語踏實雖歐公亦不外道得如此通透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於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

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由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迹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以上所述與學舍一無關涉不過歷道生平借此舍爲息影計耳文極奇詭動目

南軒記

得鄰之茀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耶。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歉然於心耶。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耶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以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耶。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概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

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南豐生平頗自負於斯文中尤見風概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岸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願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予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予心之所樂焉。至於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窮堂奧殿。瓌傑之觀滋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瑞新者予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與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棄鬱塞而不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瑞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瑞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

其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爲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幷予之所感者寓焉。

落筆穩而健

思政堂記

尙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淸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幷心一意。用其一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己。得於己。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得以

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中間將事時理分出三項皆精切不刋其云由之必人之所安違之必人之所厭皆思後所得之效驗說理之文樸質而兼腴美自是南豐擅場之作

飲歸亭記

金谿尉汪君。名遷。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開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復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紬繹。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擒攻取之黨奮。則彊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鐲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

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劓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阸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鬭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下。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耶。

此記本不須作作特酬應而已然而深於文者仍不苟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

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顚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睨顏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

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若徒偉顏公之死節雖千萬言不能盡文獨謂能處其死不足見公之大叙公之難處在起仆至於七八而仍不悔可謂深知魯公矣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援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强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

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任。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敍作令之難歷歷如繪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尙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予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戒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

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淸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再來請記而南豐再遇家難請之不已忽觸題目爲淸心二字南豐不期殺其悲懷觀所謂命在彼能安之巳漸消其悼妹悼妻悼女之戚所謂入神致用皆是門面語應有儘有者而關鍵實在安命一語文之有觸而作多如此類

閬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旣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

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由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己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尙書職方員外郞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文入手用未有改未有廢未有止三語示先王不忍拂民之習慣也數歲連熟此事何關於張侯而民之信侯在上者固不能改不能廢不能止也說到存乎自然在上者卽聽其自然極爲得體既不迷信自合儒者吐屬善於文者眞解說話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茇爲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

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稱君子美尹公也稱人美李公禹卿也李本附尹以傳顧南豐旣受所託不能不挈而與尹公並重故入手對舉以成文及收束處始點明與人同好請出李公求文之意行文極閒暇

筠州學記

周衰。先生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

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偸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强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旣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

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一套陳舊話卻說得深入腠理能發明其所以然篤於自修篤於所學分漢唐勵學之派咸有效驗可見宋時之士俗尚為醇美至於今日人人以禽獸為性亦口口說出所以宜為禽獸者予尚何言哉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

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茀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勝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文寫徐孺子而目光仍仰注李杜孟博諸賢落到孺子身上尙謂非遺世不顧者獨其出處愼耳下半俯仰夷猶純似歐公口吻不獨口吻同卽用筆亦深入六一堂奧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粤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塗。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

閩以險且遠。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道山亭在烏石山之麓余幼時讀先生文覔其亭不可得尋丁雨生中丞撫閩以閩士焚洋樓中丞與西士辯詰延律師按律伸理事得解西人遷去山麓里人遂於舊址復亭之舊時爲已卯余方二十八歲今客京師二十三年未知此亭尚存與否姑且勿問但以先生之文言之寫閩中山溪之險狀窮形盡相毫髮不謬雖柳州復生不能過也余嘗論南豐文不惟學劉向而追逐歐公蓋於柳州亦極致力讀者當不河漢吾言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歷五行術數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爲人倜儻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處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畜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

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旣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爲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旣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爲邊防策。太一主客位成歷。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爲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迺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杭州牧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旣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旣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尙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尙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牓其居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愼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寵。予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

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已。

復是邵康節一流人文敘其生平不爲詭異譁衆之論自爲得體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喩。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

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午。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更定諡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旣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翺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昔兮。曄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論明允行文之法可以數言盡嘉祐一集詞不及東坡遠矣

祭歐陽少師文

惟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遹。鼓行

無前。跋疐非恤。世僞難勝。孤堅竟窒。紫薇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頓挫爾厲。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虛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積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惜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飆欻。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華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尼。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佗佗。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己任。無有廢咈。維公生平。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煩劇。連章累歲。乃愈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帶。沈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鼎軸。贊徽計密。云胡傾殂。慭遺則弗。開訃失聲。眥淚橫溢。懸冥不敏。早蒙振拂。言由公誨。行由公率。戴德不酬。懷清獨鬱。西望輌車。莫持紼繂。維公犖犖。德義顯逃。爲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敍心。曷究髣髴。

論公文以辭窮卷盡含意未卒八字足以包括全集子固受知深此文在在著意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辨。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彊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

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祕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傑出倫類。而況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勵。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飈馭。計倏倏而猶疑。淚汍汍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子固文高於平甫其所謂落筆千字等語皆就平甫所能者言之非心服之言是篇敍交情重於論文字

祭亡妻晁氏文

子有仁孝之行。勤儉之德。宏裕端莊。聰明靜默。窮達能安。死生不惑。可以齊古淑人。爲世常則。歸我之昔。明年始笄。言無疵悔。動應衡規。親疏悅慕。稚艾嗟咨。事姑之禮。左右無違。服難體順。惟日孜孜。謂我屬人。又篤以私。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己約。乃以爲宜。衣有穿弊。珥無光輝。曰順吾性。餘復何爲。紛綸世務。傴仄羣疑。子陳得失。效若蓍龜。及其旣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辭。幽閒深謐。度量靜窕。吾貧口衆。智不繼貲。脫粟藜藿。具無鹽醯。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縮綜雖愛。不偏以慈。訓誨惟謹。曰宜幼時。我扶我翼。共處窮羈。鋤荒補漏。細大無遺。嗚呼。天禍我家。降集凶厲。始來京師。辛丑

之歲。子之方壯。疾云中傷。孰云此日。一女先亡。子雖自達。病豈宜然。自秋至冬。有益無痊。迎醫市藥。我力爲殫。術尋非善。不勝於天。將逝之昔。逆知其期。語論自若。精神不衰。偏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喪嚴師。吾虧益友。時歲雖往。悲酸則新。禫月之終。奠此一樽。教養二子。期撥子心。時良返子。託葬先林。言如不復。誰爲我人。長號敘哀。寓以斯文。

婦德本難敘然此篇雅有深情

又祭亡妻晁氏文

鞏無狀遭禍。早失賢妻。徘徊京師。零丁孤宦。迺致旅櫬。未就先塋。夙夜思惟。心顏愧怍。今蒙恩外補。道出東南。敢起菆宮。進登舟御。間關回阻。將致鄉園。而鞏比至淮瀕。迫趨官守。其於奉承靈輀。經涉大江。方復假人。經營護視。永惟見亮。尙賴有靈。若夫觸冒川塗。幾數千里。使保清謐。則惟餘休。至於推擇吉辰。修嚴葬竁。俟得時日。敢不躬親。惟其鑒之。故以情告。

敘哀辭之言能以莊嚴出之非深於文者不知也

祕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祕書少監知廣州陳公卒於位。以聞。天子官其二子。以慰寵其家。天聖中。今天

子修先帝功臣記之於史。而太史考公之謀議勞烈於朝。訪公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家。以書於册。已又有詔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孫者其世世無絕。嘉祐三年。公子三人謀曰。吾先人之所。既立記德之史。藏於有司。褒公之詔。傳於天下。維墓有碑。後嗣所以載吾先人之休聲美實。而久廢不立。懼無以飭其子孫於千萬世。以爲己羞。則相與來乞銘文。以刻於石。其敍曰。維陳氏其先遠出於舜。至周武王之時。陳爲舜後。媯滿之封國。至春秋之際。楚滅陳。而子孫之散亡者。因爲氏姓。其後居長葛者。出於漢太邱令實之後。唐之晚。長葛之陳氏。徙南劍州之沙縣。公諱世卿。字光遠。南劍州沙縣人也。曾大父昶。大父昂。父文餘。公貴贈其父尙書駕部員外郞。公爲兒時書木葉爲詩。其父見之大驚。遂始學書。以篤志聞於人中。熙寧二年進士。爲衡州軍事推官。改靜安軍節度推官。王小波李順。盜蜀州縣多不能保。東園靜安。公應變爲箭笴兵械城守之具百餘萬。約其屬分城守之。園既久不解。分城者疑懼意懈。出語動公。公以義譙數勉之。而閉謂州長張雍曰。此屬留之則潰人心。縱之使求外兵。則兩全。雍聽其言。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可迫。而外兵來救。乃卒解靜安之圍。事聞。即其軍以公爲掌書記。父喪不許去官。自宋興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吏輒棄城走。及公

之保靜安。則若吏力皆可以有爲者然公之於此時蓋亦以無爲有以少勝衆此材智烈大夫之所爲少拘常見之人亦安能責其出此哉。公在靜安七年。還爲祕書郎。眞宗卽位。召公欲以補御史。而張鑑守廣州。乞公自助。乃以公與鑑。累遷尙書度支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歷河南府新安縣。通判廣州。知建州。改福建路轉運使。又改兩浙。入判三司勾院。復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澧州諸蠻。奪澧旁地耕守。數縱兵入盜。積十餘歲莫能卻。公至。諸蠻畏悅。皆還就溪洞。而歸故所掠地與人。公因築武陵澧州二塞。以備蠻。詔書嘉奬。公去久之。而後吏不能善蠻。蠻亦輒復入盜天子問公前所以服蠻者何爲而今將治之者何出公具對而刊其稿世故莫知其何術也公在荆湖歲餘。擢爲祕書少監。知廣州。賜金紫服。至則罷計口鬻鹽。人以休息。海外國來獻。多人徒以食縣官。而往往皆射利於中國也。天子問公所以綱理之者。公以謂以國之大小裁其使員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獻而征其私貨可以息弊止煩從之。居南海四年。未及召而得疾。享年六十有四。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沙縣之龍山鄉崇仁里。母夫人某氏。某縣君。繼母夫人蕭氏。某縣君。夫人羅氏。某縣君。子五人。曰儼。尙書比部員外郎。曰侃。福州古田縣尉。曰佩。衞尉寺丞。曰偉。同學究出身。曰僻。殿中丞。佩偉皆早世。而儼僻之進於朝。累贈公吏部尙書。公事繼母行純篤。其進膳飮藥物。必經手。其執喪。人恐其不勝哀也。遺戒諸

子。皆人之大節。好振人之窮。樂獎人之善。所薦士。後多至大官宰相。張士遜。公所薦也。公常以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故不必見於文章。所以事上者。不求人知。故其於謀議尤多。而人罕得而知也。噫。其可謂自信特立也已。其銘曰。

允淑陳公。生知書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盜驚西土。公在圍城。鄰有破亡。公守不傾。往視蠻荆。其得執規。蠻來受職。若與爲期。翼翼蜀州。士全純白。茫茫楚野。人復耕織。原念累功。進位南伯。內治何爲。與人休息。外治何爲。賓柔荒國。允淑陳公。文武之特。聲載於人。實告於册。又慰爾後。刻銘墓石。

入手典重中敍官績及完城破賊事咸出以雅練之筆的是史才

亡兄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曄。字叔茂。有智策。能辨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爲生事。或毛密。應之無留。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士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辨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是非得失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贍瑰麗可喜。三代遠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人。同世並出。常者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有

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陘窮頓委於巖牆閭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辨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尙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發。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爲其銘曰。世或須人中士爲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己爲足。而材與世爲乖。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極敍叔茂之能讀書所有文章世不之見然骨肉深情不能不有溢美之詞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欽。大父祜。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祜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祜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

已。詩多至千餘篇。爲人疏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者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鄉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疏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歿。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旣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爲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郞。享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郞中。提點荆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値蜀崩分。三世高遯。以篤吾仁。君始不霸。勞躬以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致其

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不用於世見於家稱於鄉里數語是全篇之大收束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俶。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衛將軍。考訓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尙書刑部侍郎。君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尙書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遷祕閣校理。選爲修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尙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尙書吏部流內銓。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偉儁。故出而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一時。其爲尉。及

爲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繁奸仆強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爲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重爲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爲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爲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爲異。亦不翕翕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疏至於利勢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隤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爲可忌也。公之爲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爲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旣籍彊土。歸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漢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於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丞世。曰皞。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乃校中書。乃掌

帝制。乃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直而淸。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於此。尙利後人。

入手敘官閥承處卽從所歷之宦蹟一一敘其美効序次井井

宋史曾鞏傳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喻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狥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

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
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
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
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恩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
呼之不至。居人惴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
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貼於府庭。卻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
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
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
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
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
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
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

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靡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

元(1274)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元豐類稿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三七九〇分

商務印書館出版